

第二十八回 梅夫人後堂觀審 陳公子異地逢親

詩曰：

雲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風拂檻露華濃，
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會向瑤臺月下逢。

話說叫帶漁人進內堂復審，那周奶奶心中驚慌道：「原說明日早堂，因何今日晚堂又叫復審？」玉姐道：「今晚、明早俱是一樣，母親不要著慌。我母女無虧心的事，怕他怎的？」

春生道：「岳母只管放心進去，聽那大人說些什麼？」于是，三人隨著衙役，走上了大堂，一直轉進內堂。

三人抬頭一看，只見堂上燈燭輝煌，如同白日。又見那官去掉了方巾闊服，端然坐在堂上；面前站立數十個家人。又見那官長吩咐放下珠帘，帘內象有婦女之聲。三人走上大堂，一齊跪下，那官長又吩咐跪上些來。春生道：「大老爺的天威坐上，小民怎敢上來？」那官長笑道：「只管上些不妨。」三人只得走上跪下，只見那官長回轉頭向帘內說道：「姐姐，你們看他人品如何？」那帘內應道：「果然不差。」邱公又問漁婆：「非本院復又審理，奈此案大有可疑。」周漁婆稟道：「不知大老爺有甚麼可疑之事？請大人明察！」邱公道：「這女子是你親生的，還是螟蛉的？」周漁婆道：「是漁婆子親生的。」

邱公道：「你女婿自小到你舟上的，還是目下到你船上的呢？」

周漁婆答應不出來，只見兩邊走上幾個家人，問道：「大人問你的女婿是怎麼來的，為何不言？」周漁婆嚇慌了，說道：「我女婿是網裏打起來的。」那邱公向著帘內，便哈哈大笑道：「如何又審出奇事來了？」又問道：「你女婿是怎麼在網裏打起來的？他姓甚名誰，那裏人氏？」周漁婆稟道：「大人在上，他是揚州人氏，姓陳。他父親做過大官的，如今為了事，拿在天牢裏。他投親未遇，自己投水盡命，被老婆子母女，一網打起來。因他無處可奔，情願與我為婿，並非老婆子勒逼的。」邱公聽得是揚州人，姓陳，他父親做過大官的，正在沉吟，只見帘內說道：「兄弟不必沉吟。他女婿在此，何必問她備細？」

邱公道：「說得有理。」叫人役將那個後生帶來。春生稟道：「小民在此。」邱公道：「本院審這一莊事，然有些會意。今漁婆已吐出真情，你不必隱匿，可將你家中之事，從實說來。」

春生那時，已見岳母說出真情，又見這大人和顏悅色，諄諄問及，況又在內衙，料不能隱瞞，只得實稟道：「既蒙大人垂念，小人怎敢隱瞞？」只得將杏元小姐出關，怎樣校尉拿人，多蒙黨學士相救，只得與姐姐辭別，同姐夫梅良玉逃難，路過巡更兵役，錯認做賊，如此沖散，無處投奔，只得投水自盡，後遇周漁婆搭救，以女相許為妻，細細說完，定了神，眼淚暗落。

邱公正欲再問，還未開言，只聽得帘內放聲大哭起來。春生嚇得驚疑不定。

你道這帘內哭的是何人？原來就是梅夫人，聽得春生說與孩兒梅良玉一同逃難，被巡更兵役沖散，不知下落，因此不知生死，放聲大哭。忙走出帘外，珠淚雙流，抱住春生道：「賢侄，你既與我兒嫡親郎舅，為何又使他蹤跡全無，好不痛殺我也。」梅夫人抱住了春生這一哭，那周漁婆母女嚇得摸不著頭腦，只痴呆呆地相看他二人，連春生也不知情由。

只見一人站起來說道：「姐姐休要感傷，待為弟的慢慢問他的根由。」因走到春生面前，用手攙扶，說道：「賢侄請起。」

那春生只得隨口應道：「大人祈賜尊臺諱，晚生方敢起來拜叩。」

邱公道：「老夫乃梅良玉之母舅，邱仰古便是。」又指著梅夫人道：「此乃是梅良玉之母也。」那春生聽得邱公說出根由，便站起身來一躬道：「原來是老恩伯，小侄今朝得遇，真乃天緣意外，實皇天賜也。」方欲下拜，只見邱公挽住道：「賢侄且慢！待更換衣服，再行禮罷！」二人說話，把一個周漁婆十分歡喜。

只見梅夫人走到面前，用手相攙道：「親母請起。」周漁婆見了梅夫人稱呼她是親母，喜得心花亂開了，即立起來迎接夫人。

夫人將玉姐扶起，細細看來，果然是個好女子，手挽手同走入內房。梅夫人吩咐丫環，取衣衫與她母女二人更換，方纔與邱夫人並雲仙小姐見禮坐下，細敘閑話。

不一時，見春生換了服色，與邱公手挽手的一同入內，拜見梅夫人。春生說道：「小侄不知老伯母蓮駕在此，恕小侄拜遲之罪！」那梅夫人也說道：「老身不知賢侄流落此地，若非今日天緣奇遇，兩下怎能相會？」春生又拜邱夫人，又與雲仙小姐見了個通家之禮，兄妹相稱，並周漁婆、玉姐也是一般，方纔大家坐下。梅夫人開言問道：「賢侄，我孩兒是儀征投到他岳父母侯親家任上去的，因何在陳府又為配偶？這是什麼緣故？老身不解，賢侄可細道其詳。」春生道：「伯母呀，不問侯鸞則可，若是提起那老禽獸，真正令人可恨！」梅夫人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春生就將侯鸞如何不念親情，喜童怎樣替死，揚州如何遇救，一一從頭至尾，告稟一番。

梅夫人不聽猶可，聽了之下，只見二目昏黑，腦眼掘氣攻心，一交跌倒在地。不知生死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